

文化
社會

研究譯叢

2

社會科學的措辭



THE RHETORIC OF SOCIAL SCIENCES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
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編

尋繹的措辭
社會心理學的措辭
措辭與數學
論述與措辭
經濟學專家的措辭
麥克洛斯基經濟學措辭的措辭
經濟學故事與講故事者的權力
解除經典的論述
尋繹的措辭學與專業學者

C0
2000/

港台書室

文化 / 社會研究譯叢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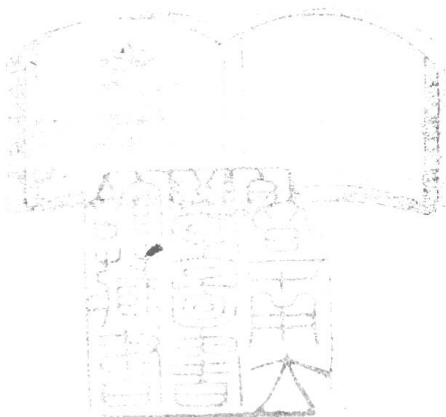
社會科學的措辭

編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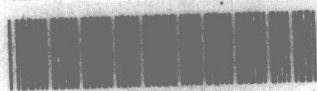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
文化 / 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

編委成員

許寶強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
劉健芝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
伍志雄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
羅永生 香港嶺南學院通識教育部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008430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a Bombay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as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7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8 6 4 2

社會科學的措辭
文化/社會研究譯叢 (二)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
「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編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7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
ISBN 0 19 587842 6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文化 / 社會研究譯叢 (二)

社會科學的措辭

文化 / 社會研究譯叢

顧問委員

Giovanni Arrigh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UNY-Binghamton, USA

Tani Barlow

Women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Chen Kuan-Hsing

The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Mushakoji Kinhide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Yokohama, Japan

Muto Ichiyo

Pacific Asia Resource Centre, Tokyo, Japan

Ashis Nandy

Directo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New Delhi, India

Suthy Prasartset

Faculty of Economic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Bangkok, Thail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Fernand Braudel Center an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UNY-Binghamton, USA

鳴謝

本期譯叢之所以能夠順利出版，實有賴眾多朋友的幫忙。嶺南學院翻譯系各同事和同學的參與和鼓勵，由始至終都是對我們最重要的支持。我們特別要感謝劉紹銘教授和黃國彬教授的關懷和意見。我們向下列對本期作出了各種協助的人士致衷心感謝：王麗珠、李金鳳、張南峰、莫淑儀、許兆麟、陳彩虹、陳耀波、黃德興、黃德賢、黃燕堃、溫慶芬、劉長青、劉傳偉、劉慧儀、蕭佩斐、蕭潤芝、蕭瑩盈、龍慶良、顏婷。我們亦多謝牛津大學出版社所提供的專業編務協助、嶺南學院教學發展基金 (Teaching Development Grant) 的資助，和各論文作者和出版者慷慨允讓翻譯版權。一如既往，錯漏自然還是編委的責任。

專題導論

語言與政治

—— 社會科學的措辭

自十九世紀發展出來的偏狹的學科規訓制度，隨着各種新興學術踐行(例如文化研究、區域研究、新科學等)的湧現，受到愈來愈多的質疑。最值得注意的趨勢之一，便是語言學科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學科的匯流。這匯流的趨勢，建基於兩種分別產生自語言學科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學科內部的自省力量。一方面是以巴赫金(Bakhtin)學派為代表，批判兩類主導着傳統語言學科的研究方法——抽象客觀主義(abstract objectivism)和個人主義式的主觀主義(individualistic subjectivism)，既反對將語言看作穩定而封閉的符號系統，或只是反映「現實」的媒介，也挑戰把語言看作純粹孤立於社會的個人創作的結果。巴赫金學派提出，只有把語言的歷史、社會、政治性質，置於語言哲學的中心，才有可能理解甚麼是真實的活語言，才會明白語言如何發揮溝通的功能；語言承載的意義，只能是在特定的歷史社會脈絡下對話的結果，絕非固有地存在於傳統語言學所關注的、根據某些特定語法結構築成的封閉符號系統之中。

另一方面，在各個傳統的社會科學學科之內，不斷孕育出批判科學主義(scientism)的聲音。借助着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復興的措辭學(rhetoric)，這種社會科學內的自省踐行，試圖揭示社會科學論說的措辭性質，對語言在社會科學的研究

探索和溝通表述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給予極高度重視。正如麥克洛斯基(見本期文章)所說，文辭就是科學，科學同時也是文辭，因為作為「說服的藝術」的措辭，除了採用比喻和故事等文辭技巧之外，也引用邏輯和事實等被認為是科學的元素；同樣，科學的探索和論說，除了應用邏輯和事實之外，也須採用各種比喻和故事等文辭技巧。

這兩種同時在語言學科和社會科學之中衍生的自省踐行，正有力地衝擊着傳統的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之間的界線。更重要的是，把歷史、社會、政治帶進語言的疆域，再把語言引入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殿堂，對於拆解自啟蒙時期至今的科學主義意識形態霸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語言不再被視為只存在於字／辭典之內或非常個別的處境(例如在語法教學的課堂上)之中的「科學化」符號系統；科學不再被視為可以完全脫離人類主觀的實踐活動；研究者的位置和建構力量也不能再被隱藏。這些發展，對於目前仍然深受科學主義影響的華文語言學科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界，不啻是暮鼓晨鐘。

對語言和社會科學學科內的自省踐行者來說，迫切的問題是，科學主義的大樓倒塌以後，下一步應該怎樣走。尼爾遜、梅基爾和麥克洛斯基等人提出的「學問尋繹的措辭學」(見本期文章)，給我們提供了可資參考的方向。

八十年代可以說是措辭學全面復興的年代，從文學、哲學、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經濟學，到會計、管理、法律，甚至數學、醫學，到處都能看見措辭學被廣泛引用。這些從尋繹的措辭學角度出發的研究，課題雖然不一，具體採用的方法也有異，但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集中研究措辭在探索和溝通過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對於從事尋繹的措辭學的研究者來說，措辭並非純粹的辭令修飾，而是像古典

措辭學家如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西塞羅 (Cicero)、昆提連 (Quintilian) 等人所強調的，是任何溝通和論辯過程中都不可或缺的元素。所有研究(包括科學研究)都不可避免要運用措辭，例如訴諸權威、訴諸被認可的意識形態、訴諸歷史上的典律 (canon)，以及運用各種譬喻等等；只有在使用措辭時，人們才能進行思考和溝通。

從這種認識出發，尋繹的措辭學首先指出，與各種人文學科一樣，社會科學以至自然科學都在極大程度上關涉到措辭，只是方式不一樣而已。以社會心理學為例，雖然這學科努力以「科學化」的實驗數據，來取代被認為是「不科學」的常識，但正如比歷克(見本期文章)指出，這種取代的嘗試，不過是以一種形式的措辭(為「科學主義」所認可的措辭)，替代另一種日常生活的措辭。這種替代本身，除了反映出學科規訓制度的權力關係和個別群體(社會心理學家或專業社工)的利益和主宰地位之外；對於知識的增長，其實幫助不大。被認為是報告事實的會計學也不例外，正如胡珀和普拉特(見本期文章)指出，各類會計論述經常採用名詞、量度的隱喻和轉喻，便清楚顯示了會計學的措辭性質。會計論述中使用的大量圖表數字，也是被科學主義認可的特殊的措辭形式。甚至是被認為是最客觀科學的數學，除了會被用作措辭語言外，本身的研究探索活動，也不能擺脫措辭的元素(參看本期戴維斯和赫斯的文章)。

尋繹的措辭學接着要問的是，為甚麼某些措辭方式會被學科規訓制度認可，某些卻被排拒？被認可的措辭方式又如何影響各個特定的研究領域？從社會科學領域之中，被認為最「科學化」、同時其措辭性質最早被提出來討論的經濟學案例(參看本期麥克洛斯基、斯特拉斯曼、斯泰特拉、白維文等文章)，我們可以看到尋繹的措辭學對這些問題的各種取態和進路。

最早以經濟學家身份指出經濟學的措辭性質的麥克洛斯基，就提出是由經濟學者的社群之間的對話，提供判別經濟學措辭好壞的標準。正如一般商品一樣，各類經濟學措辭經市場競爭力量篩選後，才被這學科認可。破除經濟學中的現代主義或科學主義迷思，麥氏功不可沒，但把被認可的措辭歸結為經濟學社群內自由競爭和選擇的結果，卻大有問題。誠如斯泰特拉指出，麥氏已由經濟學的措辭轉向措辭的經濟學，而麥氏所倡議的措辭學的批判力量，於此也喪失淨盡。經濟學的措辭分析，淪落成為經濟學家改善書寫的工具，失卻了尋繹的措辭學所可能發揮的、指向在政治上更為基進的學術踐行的功能。

揉合女性主義的措辭分析，正是這類基進學術踐行的一個例子。透過分析經濟學的措辭，女性主義經濟學家有力地指出了經濟學踐行的權力向度：某些特定措辭之所以被排拒，並非優勝劣敗的結果，而是主流經濟學社群（也是父權主導的社群）行使權力的結果。女性主義採用的措辭因而經常被排拒於經濟學大門之外（見斯特拉斯曼文章）。因此，對女性主義來說，要改善經濟學的研究質素，並非如麥氏所說的泛泛地改善經濟學者的措辭技巧便可，而是要針對主流措辭背後隱含的權力關係，提出新的措辭方式。斯特拉斯曼以作者自白的方式來書寫經濟學術文章，便是一種嘗試。

另一個例子，是白維文（見本期文章）以巴赫金的典律化（*canonization*）概念，揭示經濟學歷史文本如何被閱讀成單聲道的權威聲音。白氏反對把理解一篇文章等同於發掘作者的意圖，認為這種假設沒有任何理論基礎，而且予以作者一個權威地位；尋找作者權威聲音的閱讀方式，不可避免地變成尋找一種單聲道的閱讀。為此，白氏提出一種解除典律化的進路，把作者從壟斷文本解釋權的位置上拉下來，揭示文本內多元紛雜

的聲音。這種學術踐行所強調的，是一種尊重異聲分歧的積極對話，而非權威秩序和意義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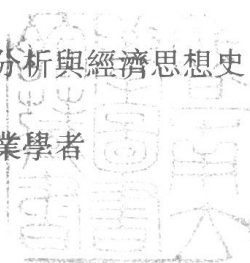
然而，僅僅在措辭上作出改動，是無法達致基進學術踐行所預期的目標的。要像斯特拉斯曼和白維文一樣以新的措辭來書寫和閱讀，並不十分困難。更困難的是如何避免新的措辭重新被納入舊有的論述框框之內，再生產舊有的權力關係。這正是哈里孟(見本期文章)所提出的警告：如果措辭分析被轉化為學科規訓制度內另一門學科規訓，那麼尋繹的措辭學在政治上潛藏着的所有基進元素，便會完全被磨滅。因此，措辭研究若想發展成有深遠影響的學術踐行，便得指向社會政治制度的改革。換句話說，尋找新的、更合理的措辭，就意味着尋找新的、更合理的權力關係和社會政治制度。這又引領我們回到文首提及的語言和政治的關係。為了避免重新掉進學科規訓制度的窠臼，措辭分析只能沿着巴赫金學派所倡議的道路，強調語言的歷史、社會、政治性質，才有可能把尋繹的措辭學化作基進的學術踐行。

目錄

鳴謝

專題：社會科學的措辭

專題導論	vii
一、學問尋繹的措辭學	1
<i>Nelson, John S., Allan Megill and Donald N. McCloskey</i>	
二、社會心理學的措辭	21
<i>Billig, Michael</i>	
三、措辭與數學	37
<i>Davis, Philip J. and Reuben Hersh</i>	
四、論述與措辭：新西蘭原著土地公司個案	55
<i>Hooper, Keith and Michael Pratt</i>	
五、經濟學專業的措辭	99
<i>McCloskey, Donald</i>	
六、麥克洛斯基經濟學的措辭的措辭	117
<i>Stettler, Michael</i>	
七、經濟學故事與講故事者的權力	139
<i>Strassmann, Diana</i>	
八、解除典律的論述：文本分析與經濟思想史	159
<i>Brown, Vivienne</i>	
九、學問尋繹的措辭學與專業學者	185
<i>Hariman, Robert</i>	
譯後餘話	213



學問尋繹的措辭學*

尼爾遜 (John S. Nelson)

梅基爾 (Allan Megill)

麥克洛斯基 (Donald N. McCloskey)

黃德興譯 伍志雄校

學術運用論辯說證，而論辯說證運用措辭。「措辭」不是純粹的潤飾、擺弄或花招，而是古代所云的說服論述。由數學推證到文學批評，學者都是措文弄辭地寫作。

他們只是偶爾地反思這個事實，最通常是在宣言的場合。為了要暴露以前的學術陣線的措辭手法，宣言企圖揭示應當被拋棄的調子、言辭修飾以及其他風格手法如何欺騙和誤導我們。可是即使是攻擊前人的措辭，著述者都慣性地不注意自己的措辭。現代學者一般都否認自己的措辭。他們載着最先在十七世紀披上的科學方法論面具，業已忘記底下的措辭面孔。他們簡單地重覆以官方措辭來反對措辭，目的是為了紓緩焦慮：有關事物是如何在實驗或圖書館內真正發生的焦慮。近來政府的宣傳和廣告媒介更是進一步貶低措辭。

可是五十年代以迄，尤其是近幾年，措辭學又再復興了。文學批評，傳訊理論家和公眾演講的導師從未完全放棄西塞羅 (Cicero) (譯按：活躍於約公元前半世紀的古羅馬政治家、演說

* John S. Nelson, Allan Megill, and Donald N. McCloskey (1987): "Rhetoric of Inquiry". in John S. Nelson, Allan Megill, and Donald N. McCloskey eds.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 — Language and Argument in Scholarship and Public Affairs*, p.3-18,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Copyrigh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Translated by Permission.

家和作家〕、昆提連 (Quintilian)〔一世紀羅馬措辭學家〕及其同道。今天，心智傾向措辭學的人好像預見到他們將對此忠貞不渝，皆因方法學的面具正在磨損。很多人愈來愈厭倦那種聲稱實驗技術、文獻詮釋或回歸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能避免「主體性」〔概念〕的主張。很多學者質問科學〔應否〕反對或取代藝術，質疑「應然」不該從「實然」中推論出來，或者懷疑任何保證結果毫無問題的方法。因此科學家和人文學家同樣地再次以古代辯士的面貌出現：也就是能言善辯並精於背後的研究探索工作的人。

一

看穿方法論面具的一個途徑是探究學者之間實際上是如何對話交流的。近年在人類學、歷史、法律、政治科學、社會學、建築學、醫學、經濟學、生物學、物理學、心理學和數學中，學者們開始注意到實際的論辯過程。他們的關注革新了其研究探索，並有助他們睿智地談論其探索。他們可以認識到數學的研究如何跟社會和文學探索相關連，而它們又如何全部關連上政治。

強調學者的措辭即是富洞察力地深究他們的理據，而不是簡單地接受他們的匯報。學者們一旦把其他人的主張看成是觀點而不是發現，就不再需要靠客觀主義那些難以令人信服的教條，來為他們對知識的貢獻而辯護。實用方面，強調措辭就是否定測量(譬如說地下鐵系統的成本與效益)是中性的主張。仔細審察措辭，可以揭示出底蘊的問題，以及明智地審視它們的更好方法。理論方面，認真地看待措辭，就是對研究探索即是做旁觀者的這想法提出反駁。肯定的是，挑戰科學廣為接受的觀點並非措辭學所獨有。兩個世紀以來，「旁觀者理論」一直

飽歷詰難，只是到了最近它的決定性基礎／理據才崩陷了。社會工程學所信奉的中立不偏，從來未曾受普遍支持，雖然它只是在近年來才引來了廣泛的唾罵。尋繹的措辭學顯示這些觀點如何不能解釋或改進學者的言行，它同時促使對其研究者和學院外的聽眾，達至更有成效的思考、言說和行動。

尋繹的措辭學建基於兩個論斷。它指出〔學術〕論辯比一般所理解的更為統一，而且遠較學術領域的割裂分化所意味着更為統合。所有科學家和學者，無論其研究領域是甚麼，都依賴同樣的措辭手法：譬喻、訴諸權威和打動本身就是由措辭創造出來的聽眾。另一方面，尋繹的措辭學同樣堅持論辯比一般所理解的更多樣化，而且遠較正式科學哲學或藝術哲學所容許的更五花八門。每一個領域都由它自己的特定手法和措辭模式界定，根據其存在定理(existence theorems)、由隱形的手作出的推論、以及訴諸於文本的可能性或各類原始文獻——它們本身是措辭交織出來的紋理結構(textures of rhetoric)。

尋繹的措辭學並不否認在方法論的腹地上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討論的，而知識分子們亦正在那裏努力耕耘。可是措辭學確實將方法學的討論，連結上不同脈絡下的具體探索，尤其是他們進行研究探索的語言。因此它鼓勵方法學多作對比，將自身定位於實際的研究中，並為了更好的尋繹而探討其相互的關係和影響。據此，尋繹的措辭學並不謀求成為一門有關自身的學問或凌駕其他研究的權威。學術領域規規矩矩地劃分為互相隔離的對話，各自有不同的方言。可是他們共用了我們文明的文法，比他們知道的還要多。尋繹的措辭學使我們更清晰地意覺到這點。它使藝術和科學對它們自身和他者更明智。

沒有花多大力氣，也沒有中央指揮，尋繹的措辭學長驅直進智識(intellect)的各部系。身踐力行它的哲學家很驚詫地發

現，譬如說，它在經濟學中亦正冒升；研究傳訊的學者亦很驚訝地在心理學裏發現它的蹤影；非數學家很詫異數學家也從事其中。他們的多樣化的踐行是一個統一計劃的各部份。一個律師不能直接幫物理學家進行粒子加速器的實驗，可是物理學家會知曉他們的論證也遵循法庭的論辯形式，並且，跟法律論辯一樣，依賴案例。一個人類學家不能幫助經濟學家測度可可的供應彈性，可是經濟學家會明瞭到觀察是很微妙的參與形式，而供應曲線是塑造經濟學推斷的象徵符號。它們都是一個共同的學術探索措辭的各部分。它創造語言，藉此我們可論及我們共通的東西，並理解為何我們不會，也不能每事求同。尋繹的措辭學是一條談論知識分子的對話和改進其質素的途徑。

措辭學，正如大部份重要的事物一樣，有很悠久的歷史。它始於〔公元前〕五和四世紀的智者，這些聰敏之士的共通名字，已經成為迂說曲辯旁敲側擊的標誌。智者引來了一個敵人，愛智者/哲學家。後者的擁護者幾乎在措辭學(rhetoreia)的襁褓之中就要扼殺它。蘇格拉底是個智者，可是他的學生柏拉圖妄視一切，將辯士描繪成一群不顧知識和真理自吹自擂的傢伙。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的學生，則欣賞措辭學。措辭學家至今仍然用他的《措辭學》。可是他卻擴闊了哲學(由言說真理的辯證家所制訂的)和單純的說辯之間的鴻溝，並把後者留給法庭裏面那班僱傭文人。羅馬人有一段時間視野較廣闊。柏拉圖之後三個世紀，西塞羅提出一個統合哲學與措辭學的計劃。一個世紀以後，昆提連在《演辯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I:11)中主張哲學問題「真正是我們研究主題的一部份，而且很恰當地歸屬於演辯術之內」。

西塞羅有關「措辭就是論證的整體」的觀點，在古典文明殒滅後倖存下來，而且融匯在措辭的再生中。可是在聲稱價值

中立和具有普遍性的方法猛烈攻擊下，措辭學在十七世紀陡然直下，不再為人喜好。此後它被重新界定，被認為只宜於公眾社會的底層，被利用作為牽着群眾的鼻子亂走的工具。那些在大眾當中行動和發言的人，會培養自己的辭令辯才，但代價就是沾污自己的名聲。並因嘗試說導他人而招惹諸多猜忌。古時對措辭這種有力的武器的恐懼，此時讓路於輕蔑鄙夷。

個人私下可以完全忽略措辭，此說法在十七世紀漸囂塵上。個人可以直接看到他們的實驗結果和直接感受自己靈魂的經驗，就讓論述本身大費唇舌好了。科學，甚至詩辭也被看成本質上煢然獨立的事情。自然的緣起或不可言狀的靈感流溢出成果，好像探索研究跟語言是獨立的兩門學問。十八世紀開始，科學家之間的溝通方式，由早期有時滔滔不絕的科學論辯，變成今天科學期刊上措辭拘謹的報告。該世紀末，甚至詩辭也劇烈地回轉向個人，公眾的主題換成私己的事宜。傳奇和科學都同時貶低尋繹的社會特性。

哲學反映了這些轉變。從十七世紀開始我們面臨主體客體的二分法。它將真理和理性放在一邊，跟另一邊的對話和措辭對立起來。這種分立由此得到嶄新的力量。煢然獨立的靜觀變成對立於言說。言說當然是社會性的，容許眾多理據。較傳統的措辭風格對聆聽的人好言悅貌，論說平和親切；而較新的科學主義方法使讀者屈服於證明或方法的統治之下，威嚇和排擠掉大部分人——即使我們原則上准許被統攝其中的人/ 主體(the subject) 追尋個人的專長。那些真正「知道」的人從專有特享的、一般來說不可討論的觀察中獲益良多。他們是無可辯駁的，因為科學技術證明那些研究結果一定是如實地反映自然。卑微的主體/ 被統攝的人只能夠提些意見。要登上真理的高峰，就得臣服於方法 (Method) 〔譯按：指方法的理念，而不是